

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

◇ 原著 · 施耐庵
◇ 改编 · 胡怀琛

插图版

水浒传



IPDG
海豚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

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

水浒传



原著·施耐庵

改编·胡怀琛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水浒传 / (明) 施耐庵著 ; 胡怀琛改编. — 北京 : 海豚出版社,
2013. 10

(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)

ISBN 978-7-5110-1570-9

I. ①水… II. ①施… ②胡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明代—缩写
IV. ①I242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3)第249355号

水浒传

(明) 施耐庵 著
胡怀琛 改编

总发行人: 俞晓群

责任编辑: 李忠孝 张菱儿 王方志

责任印制: 王瑞松

出版: 海豚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

网址: <http://www.dolphin-books.com.cn>

地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24号

邮编: 100037

电话: 010-68997480 (销售) 010-68998879 (总编室)

传真: 010-68998879

印刷: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

经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本: 32开(889毫米×1194毫米)

印张: 32.25

字数: 572千

版次: 2014年1月第1版 2014年1月第1次印刷

标准书号: ISBN 978-7-5110-1570-9

定价: 58.00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出版说明

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西游记》、《岳传》都是中国流传极广的古典小说，版本繁多。晚清以来，随着人们对基础教育的关注，开始出现一些为方便儿童或青少年阅读的改编本。到今天，改编版本百余种。为了方便阅读理解，多数都是重述本，或是仅仅讲述“名著故事”。

这一套“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”与其他改编本不同：（1）改编并非重述，是在原著基础上作必要删改，原著形式及精华部分皆予保留；（2）删改标准为在内容上删削封建迷信等文化糟粕，及其他不适合青少年阅读的内容，情节、文字上不合适、不连贯、不雅驯的地方酌情处理；（3）改编者多为学者、作家，如《水浒传》、《岳传》由胡怀琛改编，《三国演义》由陈友琴改编。

这套改编本成书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，也可称之为“古典名著节本”。著名学者、作家为青少年改编名著，其严谨认真的做事风格和态度，翻书可见。相信这套改编本应当有其独特的地位与价值。

改编者话

《水浒》是中国文学界著名的一部书，这是人人所知道的。水浒的本子有好几种：有一百回的本子，有七十回的本子，有一百二十回的本子。这几种本子之中，以何本为最早，以何本为最好，这个问题太复杂了，在小学生们读《水浒》时，似乎还不必讨论到这个问题。我以为在初读时，无妨是读七十回的。因为究竟是简便一些，而精彩的部分都已包括在内。其他的优劣问题，可以暂时搁起不说。

现在我把七十回的本子的《水浒》介绍给读者：除了加标点及分段而外，还略微删节了一下，所以删节的原因，也无非是要使读者觉得便利而已。删节的标准如下：

(1)原书有许多关于神怪的话。然《水浒》的本身并不是独立的“神话”，中间夹杂一些神怪的话，不但不能增加好处，而且还要使本书减色不少。譬如戴宗有“神行法”，公孙胜能呼风唤雨，只要有这两个人，何事不可为？何必更要其他的人的勇敢侠义？所以我认为一小部分的神怪的话是没有意义的，今把它一齐删去。结果可以免得混乱读者的视线。

(2)关于描写性欲的话，在本书中也不是占重要

的地位。至于这些话应该给青年读或不应该给青年读，乃是另外一个问题，我并没有顽固的意见，说这是“读不得”的。不过，全书并不必要靠这些话，才能够成为名著。所以我把这些话也删去了，使它更简便一点。

(3)文字方面，遇有拖沓、重复……的地方，也略为修改一下。但修改的很少，对于原书的好处，可以说决没有损坏。

我根据这个标准，把它删节了一下，可说把原书中没有意思的话去了一部分。结果，七十回只剩了六十八回，各回中又省去若干字句。回目也有改动处。原书的楔子也去掉了。

再说到《水浒》的原作者，自称为施耐庵，元代人。相传他是钱塘人。其他事迹无可考。但有人说：施耐庵是假托的名字，《水浒》也不是一人写成的，是早已有多人增改过，所以有各种不同的本子。这个我们暂时不必去考证他，我们只欣赏他的文学。

民国二十二年十月胡怀琛



目 录

改编者话

- | | | | |
|-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第 一 回 | 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|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 | 1 |
| 第 二 回 | 史大郎夜走华阴县 | 鲁提辖拳打镇关西 | 27 |
| 第 三 回 | 赵员外重修文殊院 | 鲁智深大闹五台山 | 43 |
| 第 四 回 | 小霸王醉入销金帐 | 鲁智深大闹桃花村 | 64 |
| 第 五 回 | 九纹龙剪径赤松林 | 鲁智深火烧瓦官寺 | 79 |
| 第 六 回 | 花和尚倒拔垂杨柳 | 豹子头误入白虎堂 | 93 |
| 第 七 回 | 林教头刺配沧州道 | 鲁智深大闹野猪林 | 109 |
| 第 八 回 | 柴进门招天下客 | 林冲棒打洪教头 | 119 |
| 第 九 回 | 林教头夜投山神庙 | 陆虞候火烧草料场 | 134 |
| 第 十 回 | 朱贵水亭施号箭 | 林冲雪夜上梁山 | 145 |
| 第十一回 | 梁山泊林冲落草 | 汴京城杨志卖刀 | 158 |
| 第十二回 | 急先锋东郭争功 | 青面兽北京斗武 | 170 |
| 第十三回 | 赤发鬼醉卧灵官殿 | 晁天王认义东溪村 | 182 |
| 第十四回 | 吴学究说三阮撞筹 | 公孙胜应七星聚义 | 193 |
| 第十五回 | 杨志押送金银担 | 吴用智取生辰纲 | 207 |
| 第十六回 | 花和尚单打二龙山 | 青面兽双夺宝珠寺 | 223 |
| 第十七回 | 美髯公智稳插翅虎 | 宋公明私放晁天王 | 240 |

第一回

王教头私走延安府 九纹龙大闹史家村

话说故宋哲宗皇帝在时，东京开封府汴梁宣武军有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，姓高，排行第二，自小不成家业，只好刺枪使棒，最是踢得好脚气毬。京师人口顺，不叫高二，却都叫他做高毬。后来发迹，便将气毬那字去了“毛傍”，添作“立人”，改作姓高，名俅。这人吹弹、歌舞、刺枪、使棒、相扑、玩耍，亦胡乱学诗、书、词、赋。若论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、行、忠、良，却是不会，只在东京城里城外帮闲。因帮了一个生铁王员外儿子使钱，每日三瓦，两舍，风、花、雪、月，被他父亲在开封府里告了一纸文状，府尹把高俅断了二十脊杖，迭配出界发放，东京城里人民不许容他在家宿食。

高俅无计奈何，只得来淮西临淮州，投奔一个开赌坊的闲汉柳二郎，名唤柳世权。他平生专好惰客，养闲人，招纳四方干隔涝汉子。

高俅投托得柳二郎家，一住三年。后来哲宗天子因拜南郊，感得风调雨顺，大赦天下。那高俅在临淮州因得了赦宥罪犯，思量要回东京。这柳世权却和东

京城里金梁桥下开生药铺的董将仕是亲戚，写了一封书札，收拾些人事盘缠，赍发高俅回东京投奔董将仕家过活。

当时高俅辞了柳大郎，背上包裹，离了临淮州，迤迤回到东京，径来金梁桥下董生药家下了这一封书。董将仕一见高俅，看了柳世权来书，自肚里寻思道：“这高俅，我家如何安得着他？若是个志诚老实的人，可以容他在家出入，也教孩儿们学些好。他却是个帮闲破落户，没信行的人，亦且当初有过犯来，被断配的人，旧性必不肯改，若留住在家中，倒惹得孩儿们不学好了。待不收留他，又撇不过柳大郎面皮。”当时只得权且欢天喜地相留在家宿歇，每日酒食管待。

住了十数日，董将仕思量出一个路数，将出一套衣服，写了一封书简，对高俅说道：“小人家下萤火之光，照人不亮，恐后误了足下。我转荐足下与小苏学士处，久后也得个出身。足下意内如何？”高俅大喜，谢了董将仕。

董将仕使个人将着书简，引领高俅径到学士府内。门吏转报。小苏学士出来见了高俅，看了来书，知道高俅原是帮闲浮浪的人，心下想道：“我这里如何安得着他？不如做个人情，荐他去驸马王晋卿府里做个亲随。人都唤他做小王都太尉，他便欢喜这样的人。”当时回了董将仕书札，留高俅在府里住了一夜。次日，

写了一封书呈，使个干人送高俅去那小王都太尉处。

这太尉乃是哲宗皇帝妹夫，神宗皇帝的驸马。他喜爱风流人物，正用这样的人。一见小苏学士差人持书送这高俅来拜见了，便喜。随即写回书，收留高俅在府内做个亲随。自此，高俅遭际在王都尉府中出入，如同家人一般。

一日，小王都太尉庆诞生辰，分付府中安排筵宴，专请小舅端王。这端王乃是神宗天子第十一子，哲宗皇帝御弟，现掌东驾，排号九大王，是个聪明俊俏人物。这浮浪子弟门风帮闲之事，无一般不晓，无一般不会，更无一般不爱。即如琴、棋、书、画，无所不通，踢球，打弹，品竹，调丝，吹弹，歌舞，自不必说。

当日，王都尉府中准备筵宴，水陆俱备。请端王居中坐定，太尉对席相陪。酒进数杯，食供两套，那端王起身净手，偶来书院里少歇，猛见书案上一对儿羊脂玉碾成的镇纸狮子，极是做得好，细巧玲珑。端王拿起狮子，不落手看了一回，道：“好！”王都尉见端王心爱，便说道：“再有一个玉龙笔架，也是这个匠人一手做的，却不在手头，明日取来，一并相送。”端王大喜道：“深谢厚意！想那笔架必是更妙。”王都尉道：“明日取出来送至宫中便见。”端王又谢了。两个依旧入席。饮宴至暮，尽醉方散。端王相别回宫去了。

次日，小王都太尉取出玉龙笔架和两个镇纸玉狮

水浒传

子，着一个小金盒子盛了，用黄罗包袱包了，写了一封书呈，却使高俅送去。高俅领了王都尉钧旨，将着两般玉玩器，怀中揣着书呈，径投端王宫中来。把门官吏转报与院公。

没多时，院公出来问道：“你是那个府里来的人？”高俅施礼罢，答道：“小人是王驸马府中特送玉玩器来进大王。”院公道：“殿下在庭心里和小黄门踢气球，你自过去。”高俅道：“相烦引进。”

院公引到庭门。高俅看时，见端王头戴软纱唐巾，身穿紫绣龙袍，腰系文武双穗绦，把绣龙袍前襟拽扎揣在绦儿边，足穿一双嵌金线飞凤靴，三五个小黄门相伴着蹴气球。高俅不敢过去冲撞，立在从人背后伺候。

也是高俅合当发迹，时运到来。那个气球腾地起来，端王接个不着，向人丛里直滚到高俅身边。那高俅见气球来，也是一时的胆量，使个“鸳鸯拐”，踢还端王。端王见了大喜，便问道：“你是甚人？”高俅向前跪下道：“小的是王都尉亲随。受东人使令，赍送两般玉玩器来进献大王。有书呈在此拜上。”端王听罢，笑道：“姐夫直如此挂心！”

高俅取出书呈进上。端王开盒子看了玩器，都递与堂候官收了去。那端王且不理玉玩器下落，却先问高俅道：“你这来会踢气球？你唤做甚么？”高俅叉手跪复

道：“小的叫高俅，胡乱踢得几脚。”端王道：“好，你便下场来踢一回耍。”高俅拜道：“小的是何等样人，敢与恩王下脚！”端王道：“这是齐云社，名为‘天下圆’，但踢何伤。”高俅再拜道：“怎敢。”三回五次告辞。端王定要他踢，高俅只得叩头谢罪，解膝下场。才踢几脚，端王喝采，高俅只得把平生本事都使出来奉承端王，那身分、模样，这气球一似鳔胶黏在身上的！端王大喜，哪里肯放高俅回府去，就留在宫中过了一夜。次日，排个筵会，专请王都尉宫中赴宴。

却说王都尉当日晚不见高俅回来，正疑思间，只见次日门子报道：“九大王差人来传令旨，请太尉到宫中赴宴。”王都尉出来见了干人，看了令旨，随即上马，来到九大王府前，下了马，入宫来见了端王。端王大喜，称谢两般玉玩器。入席，饮宴间，端王说道：“这高俅踢得两脚好气球，孤欲索此人做亲随，如何？”王都尉答道：“既殿下欲用此人，就留在宫中伏侍殿下。”端王欢喜，执杯相谢。二人又闲话一回。至晚席散，王都尉自回驸马府去，不在话下。

* * * * *

且说端王自从索得高俅做伴之后，留在宫中宿食。高俅自此遭际端王每日跟随，寸步不离。

未及两个月，哲宗皇帝晏驾，无有太子；文武百官商议，册立端王为天子，立帝号曰徽宗，便是玉清

教主微妙道君皇帝。登基之后，一向无事。忽一日，与高俅道：“朕欲要抬举你。但要有边功方可升迁。先教枢密院与你入名，只是做随驾迁转的人。”后来没半年之间，直抬举高俅做到殿帅府太尉职事。

* * * * *

高俅得做太尉，拣选吉日良辰去殿帅府里到任。所有一应合属公吏、衙将、都军、监军、马步人等尽来参拜，各呈手本，开报花名。高殿帅一一点过，于内只欠一名八十万禁军教头王进，半月之前，已有病状在官，患病未痊。不曾入衙门管事。高殿帅大怒，喝道：“胡说！既有手本呈来，却不是那厮抗拒官府，搪塞下官？此人即是推病在家！快与我拿来！”随即差人到王进家来捉拿王进。

* * * * *

且说这王进却无妻子，只有一个老母，年已六旬之上。牌头与教头王进说道：“如今高殿帅新来上任，点你不着，军正司禀说染病在家，现有患病状在官，高殿帅焦躁，那里肯信，定要拿你，只道是教头诈病在家。教头只得去走一遭；若还不去，定连累小人了。”

王进听罢，只得挨着病来。进殿帅府前，参见太尉，拜了四拜，躬身唱个喏，起来立在一边。高俅道：“你那厮便是都军教头王升的儿子？”王进禀道：“小人

便是。”高俅喝道：“这厮！你爷是街上使花棒卖药的！你省得甚么武艺？前官没眼，参你做个教头，如何敢小觑我，不伏俺点视！你托谁的势要推病在家，安闲快乐？”王进告道：“小人怎敢！其实患病未痊。”高太尉骂道：“贼配军！你既害病，如何来得？”王进又告道：“太尉呼唤，不敢不来。”高殿帅大怒，喝令左右：“拿下！加力与我打这厮！”众多牙将都是和王进好的，只得与军正司同告道：“今日是太尉上任好日头，权免此人这一次。”高太尉喝道：“你这贼配军！且看众将之面，饶恕你今日！明日却和你理会！”

王进谢罪罢，起来抬头看了，认得是高俅。出得衙门，叹口气道：“我的性命今番难保了！俺道是甚么高殿帅，却原来正是东京帮闲的圆社高二！比先时曾学使棒，被我父亲一棒打翻，三四个月将息不起。有此之仇，他今日发迹，得做殿帅府太尉，正待要报仇。我不想正属他管！自古道：‘不怕官，只怕管。’俺如何与他争得？怎生奈何是好？”回到家中，闷闷不已，对娘说知此事。子母二人抱头而哭。娘道：“我儿，‘三十六着，走为上着’。只恐没处走！”王进道：“母亲说得是。儿子寻思，也是这般计较。只有延安府老种经略相公镇守边庭，他手下军官多有曾到京师的，爱儿子使枪棒，何不逃去投奔他们？那里是用人去处，足可安身立命。”



“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……”

当下子母二人商议定了。其母又道：“我儿，和你
要私走，只恐门前两个牌军，是殿帅府拨来伏侍你的，
若他得知，须走不脱。”王进道：“不妨！母亲放心！儿
子自有道理措置他。”

当下日晚未昏。王进先叫张牌入来，分付道：“你
先吃了些晚饭，我使你一处去干事。”张牌道：“教头使
小人那里去？”王进道：“我因前日病患，许下酸枣门外
岳庙里香愿，明日早要去烧炷头香。你可今晚先去分
付庙祝，教他来日早些开庙门，等我来烧炷头香，就
要三牲献刘李王。你就庙里歇了等我。”张牌答应，先
吃了晚饭，叫了安置，望庙中去了。当夜子母二人收
拾了行李、衣服、细软、银两，做一担儿打挟了；又
装两个料袋袱驼，拴在马上的。等到五更，天色未明，
王进叫起李牌，分付道：“你与我将这些银两去岳庙里
和张牌买个三牲煮熟，在那里等候。我买些纸烛，随
后便来。”李牌将银子望庙中去了。王进自去备了马，
牵出后槽，将料袋袱驼搭上，把索子拴缚牢了，牵在
后门外，扶娘上了马。家中粗重都弃了，锁上前后门，
挑了担儿，跟在马后，趁五更天色未明，乘势出了西
华门，取路望延安府来。

* * * *

且说两个牌军买了福物煮熟，在庙等到巳牌，也
不见来。李牌心焦，走回到家中寻时，只见锁了门，

两头无路。寻了半日，并无有人。看看待晚，岳庙里张牌疑忌，一直奔回家来，又和李牌寻了一黄昏。看看黑了，两个见他当夜不归，又不见了老娘。次日，两个牌军又去他亲戚之家访问，亦无寻处。两个恐怕连累，只得去殿帅府首告：“王教头弃家在逃，子母不知去向。”高太尉见告，大怒道：“贼配军在逃，看那厮待走那里去！”随即押下文书，行开诸州各府捉拿逃军王进。二人首告，免其罪责，不在话下。

* * * * *

且说王教头子母二人自离了东京，免不了饥餐，渴饮，夜住，晓行。在路一月有余，忽一日，天色将晚，王进挑着担儿跟在娘的马后，口里与母亲说道：“天可怜见！惭愧了我子母两个脱了这天罗地网之厄！此去延安府不远了，高太尉便要差人拿我，也拿不着了！”子母二人欢喜，在路上不觉错过了宿头，“走了这一晚，不遇着一处村坊，那里去投宿是好？”

正没理会处，只见远远地林子里闪出一道灯光来。王进看了，道：“好了！遮莫去那里陪个小心，借宿一宵，明日早行。”当时转入林子里来看时，却是一所大庄院，一周遭都是土墙，墙外却有二三百株大柳树。

当时王教头来到庄前，敲门多时，只见一个庄客出来。王进放下担儿，与他施礼。庄客道：“来俺庄上有甚事？”王进答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小人子母二人贪行